

97588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科學出版社

624
78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董 同 龢

心
2

科 学 出 版 社

1956年8月

內 容 提 要

成都附屬和鄰近几个縣的鄉間有同普通四川話不同的客家話。本文所記的是華陽涼水井客家話。本文的特点是記錄成段的話為主，內容分“標音說明”“記音正文”“詞彙”三部分。標音說明包括聲母、韻母、聲調、字音的連讀變化、句讀、音韻表。記音正文共二十段。諸彙按音排列。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著 者 董 同 龢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東皇城根甲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發行者 科 学 出 版 社

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

(京)0001—1,800

書號：0492 印張：7 7/8

開本：7.5×10.92 1/16

字數：117,000

定價：(9)1.12元

出 版 者 說 明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原載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 81—210 面，1948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今據原紙型重印，以供研究方言之參考。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董 同 龢

前言——標音說明——記音正文——語彙

前 言

本篇的材料是三十五年春間本所作第二次四川方言調查時我在成都得到的。成都附廓以及鄰近好幾個縣份的鄉間有異乎普通四川話的客家方言（俗稱「土廣東話」）存在，我們是久已知道了。只是沒有機會找到發音人，問題就一直擺在心裏。這次幸遇華陽涼水井的盧光泉先生。承他的好意，在百忙中抽出十六個下半天的工夫，供給了不太少的材料，才使我們對於這種方言得到一個初步的認識。

客家入川的經過在文獻上簡直沒有什麼材料可供參考。根據他們的族譜以及口頭傳說，現在只有三點可以知道。（1）時間最早的是清康熙年間，也有遲至同治時候的。（2）來源多說是「長樂」，即今廣東五華縣。（3）路線大致是經過湖南與貴州，由川南進成都平原。現在他們是在上述各地的許多鄉村裏聚族而居。自稱「廣東人」，稱普通的四川人爲「湖廣人」。據我所知，有好多村鎮，十分之九以上的居民都是「廣東人」。在茶館裏議事或「趕場」時做生意，都應用他們的「土廣東話」。他們的保守力量很大的，雖然同時都會說普通的四川話以爲對外之用，可是一進自己的範圍，就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使他們非說自己的話不可。據說他們都有歷代相傳的祖訓，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話」。小孩子如在家裏說一句普通四川話，便會遭致大人的訓斥。

本篇的主旨在供給材料。語言的研究需要許多確實可靠的記錄作根據，而這個方言總算是比較特別的一個。但因記的東西不夠多，我只做到把材料整理出來使人家可用的程度。所以本篇只有「標音說明」，「記音正文」，「語彙」三個部分。老

實說，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方言，就這一些材料還不能引出什麼可靠的「結論」來。

這次記音以及處理材料的方法，我覺得現在也值得特別提一下。在本所方言調查的初步計劃——以最少的時間獲得全國方言的大概情形——之下，一向我們調查方言，總是以記錄某些預先選定的字為主。從他的出發點看，那自然是一個最經濟而有效的方法。不過如從整個的語言的瞭解說，我們知道，那種辦法也確有顯然的短處。第一，選字是以現代各方言所自出的「中古音系」為據，求得的音韻系統，難免是演譯式的而非歸納式的。第二，極少自成片斷的真的語言記錄，詞彙與語法的觀察無法下手。職是之故，若干年來，我們一方面固然在繼續執行那初步計劃，一方面總也想找個機會，把漢字丟掉，腳踏實實的依照語言研究的基本步驟，去記錄一種漢語。那樣的工作當是以往工作的邏輯的繼續，同時也是他的缺點的補正。

我恰巧能得一個嘗試的機會。就我所知，成都附近的客家話都已與文字脫離關係了。大概因為客家都是農工階級，現時即在他們自己的鄉鎮裏，小學或私塾都已以普通四川音教讀了。固然不少的客家曾經讀書，同時也有些小學教師或私塾先生是客家，但是卻沒有一個人會凡他們的話讀書。在這種情形下，我就不得不同時也更願意改變以往的調查辦法了。我是先問一些事物的名稱或說法，以期在簡短的字句中辨出必要辨別的語音。一等到辨音有相當的把握，就立刻開始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語言記錄。照理想，這樣就應當繼續下去，多多益善，以期在自然流露的情況下包羅萬有。但是不幸盧先生的時間是有限的，同時我的調查費也不容許再請第二個人了。所以末幾天只好用已得的語彙作基礎，儘可能的再補完了一些事物的說法。

在整理的時候，第一步是綜合所記的材料，給這個語言訂出一套最經濟而足以代表他的語音系統的音標來。那就是本篇篇首的「標音說明」。接着就用那套音標把所有的材料改寫一過，成為「記音正文」。實際的語言，即使只包含一個最簡單的音素，也得是成句說出來的。所以最能表現言語真面目的是能自成片斷的語言記錄。供給材料，當以他們為主。「語彙」的編排是成系統的研究一種語言的基礎，他們是從記得的語料分析出的語言元素（Bloomfield 所謂 ultimate constituents）的總表。我用「語彙」這個名詞而不用習見的「詞彙」，是表示他並非如一般字典似的系列着「詞」（word）。可惜的是材料少，新語法研究的一般基本條件也還不

够，我就沒能依語法上的功用把那些語言元素分類而一一註明。因此這個「語彙」竟還不是合乎理想的。

去年九月間本篇初稿將成之時，趙元任先生從美國來信，有云：“Monumenta Serica 上有一篇 W. A. Grosteans 寫的文章，談近年中國語言研究。他批評咱們的工作像 Neo-grammarians，就是說太以 Phonetic Law 為主。我覺得他批評得對。不過我們的理由是，如以 Phonetic Law 為主，用極少時間可以得一大批的初步知識”。我看過之後就想：我們已表現的工作固然像 Neo-grammarians，但是我們實在也沒有忘記 Phonetic Law 以外的事。本篇雖然還是一個不完全的研究報告，他的作法也可以作個事實的表現吧。

這是本所四川方言調查工作中的一部分。但因材料詳略與其他各處不同，編寫的方法也不一致，所以不能編入預計要寫的「四川方言調查報告」之內。現在讓他自成一個單位，或者認作那個大報告的附錄也可以。

周法高先生在記音之始曾參加工作，給我不少的幫助。稿成，復蒙傅孟真先生審閱一過，賜教多端，並此致謝。

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全稿校訖寫於南京。

標音說明

本篇標音，用的是以下幾種符號。

一、聲母

p	p'	m	f	v
t	t'	n		
ts	ts'		s	(z)
tʃ	tʃ'	ɲ	ʃ	
k	k'	ŋ	x	

(1) p —— 雙唇不送氣清塞音。如 pɒuɿ (飽)，pəns (糞) 是，

(2) p' —— 雙唇送氣清塞音。如 p'ienɿ (驅)，p'eix (陪)，p'uɿ (步)，p'ionɿ (紡) 是。

(3) m——雙唇帶塞音性的鼻音。如 mau¹ (毛), mon¹ (問)是。拿這些字的音讀跟國音比較起來，可以很清楚的聽得出他們是比普通的純粹鼻音還多帶一些雙唇收緊及猛然放鬆的作用。如果着重語音特色的表現，這個聲母倒不妨寫作 [mb]。不過就音類的有效區分及標寫的便利講，這個語言中既不另有一個不帶塞音性的雙唇鼻音聲母跟他對立，那麼簡簡單單的寫作 [m] 也就行了。(1)

(4) f——唇齒清擦音。如 fu¹ (苦), fo¹ (火), fan¹ (飯), fon¹ (方)是。

(5) v——唇齒濁擦音。如 vu² (房子), va² (滑), voi¹ (煨), van¹ (萬)是。

(6) t——舌尖不送氣清塞音，如 to¹ (多)是。

(7) t'——舌尖送氣清塞音。如 tie² (踢), tien¹ (藤), tai¹ (大)是。

(8) n——這個符號所代表的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舌尖鼻音，而是一個舌尖濁塞或部分阻塞的口音 (oral) 或鼻音。如「老」，「腦」，「李」諸字，本地人都以為是「同一類」的。即同聲母。) 不過我們去聽，卻覺得每個這一類字的聲母時而是一個舌尖鼻音 (帶塞音性)，時而是個舌尖邊音，時而是個鼻化的邊音。問到說話的本人，當然都莫名其妙，只堅持着前前後後他所說是只有一個音。這種情形在全四川以及長江流域各方言中是很普遍的。(2) 用現代語言學的知識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謂舌尖鼻音與邊音等在這些方言裏並無辨字作用，他們只是一個音位 (辨字必需的音的單位) 中可以任意互換的幾個分子 (free variants)，所以不能，(而且事實上也無法) 把他們分開。標寫這種聲母，如不另造符號，趁現成用 [n] 或用 [ɳ] 都無所謂。我在這兒用 [n]，為的是這個聲母的字在音變中是走着鼻音聲母的路線。(看下文 90 頁。) 至於寫作簡單的 [n] 而不表明他的語音特性作 [nd]，理由與上述 m 同。

(9) ts——舌尖不送氣清塞擦音，發音部位比較不固定，有時舌尖是觸着齒齦，有時卻向後觸到前顎而像捲舌音。不過無論如何不同，都不在辨別字音上發生

(1) 許多四川的方言都是如此的。

(2) 不過鼻音不一定都帶塞音的色彩。有些方言裏「泥」，「年」等字也同屬這一個聲母。這只是另入母去了。

作用。如「租」與「朱」 tsuŋ, 「贊」與「占」 tsanŋ.

(10) ts'——舌尖送氣清塞擦音。部位如 ts。ts'ŋŋ (直), ts'auŋ (糙), ts'eunŋ (醜), ts'unŋ (從)之類屬此。

(11) s——舌尖清擦音，部位如 ts 與 ts'。sɐʔŋ (塞), sŋŋ (字), soŋŋ (睡)之類屬此。

(12) z——在我所得的材料之中，只有兩個字是用舌尖濁擦音起頭的。「絨」作 zuŋŋ；船上用的「槳」叫 zuŋŋ p'ienŋ。但是這兩個字也可以說是普通四川話的借字。川省客家話的音韻系統中是否有 z 的地位，我們能多得幾個方言比較一下就可以確定。

(13) ʈ——舌面不送氣清塞⁽¹⁾音。如 ʈiŋ (祭), ʈinŋ (緊)，是。

(14) ʈ'——舌面送氣清塞⁽¹⁾音。如 ʈ'ionŋ (槍), ʈ'inŋ (盡), ʈ'iuŋŋ (窮) ʈ'in (刺), ʈ'ieʔŋ (缺)是。

(15) ŋ——舌面鼻音。如 ŋienŋ (年) ŋinŋ (人), ŋieuŋ (牛)是。

(16) ɬ——舌面清擦音。如 ɬienŋ (先), ɬyŋ (許), ɬiŋ (死), ɬiŋ (氣)是。

(17) k——舌根不送氣清塞音。如 kuŋŋ (弓), kaŋ (家), kiŋŋ (狗)是。

(18) k'——舌根送氣清塞音。如 k'uaiŋ (快), k'onŋ (狂), k'ueiŋ (跪)是。

(19) ŋ——舌根鼻音。略帶塞音性而不如 m 與 n 那麼顯著，如 ŋauŋ (熬), ŋoiŋ (外), ŋaŋ (瓦)是。

(20) x——舌根清擦音。如 xoiŋ (開), xaŋ (下)是。

(21) 無聲母的字——如果「聲母」二字所指是字首有辨字作用的輔音，那麼在許多漢語方言中，有些字就應該說是沒有聲母的，涼水井話的 oŋ (癰), aŋ (啞), aiŋ (矮), oiŋ (要) iŋ (姨), inŋ (印), ionŋ (烟), ynŋ (雲)等字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帶 i 與 y 的音除外，在元音較開的字的開頭，涼水井話並不能說是沒有

(1) 其實這一類的音是跟國語的 ʈ, ʈ' 一樣的。以往都把他們認作塞擦音，寫作「ts, ts'」。我覺得憑感覺去割別某音究為舌面的塞音或塞擦音是極難的，(假如說他們是有一定界限的話)。

尤其是一種錯音如無這兩套可時並存，去割別又屬不必要。這兒認作塞音，僅為撰寫便利，

輔音存在。事實上如「痾，啞，矮，要」等字，我們可以聽得是都有個喉塞音在前面的，不過因為他們在辨別字音上全不起作用，就不必計算了。除「賊娃子」與「私娃子」的「娃」讀作 ua↓，我再沒有發現涼水井無聲母字的中間有帶 u 元音的，不過這個 ua↓ 又極可能是借字。

二、韻母

m	ŋ	ŋ	l	i	u	(y)	a	o	o
					iu		ia	io	iə
							ua		ue
									(ye)
ai	oi	ei	au	ou					
	ioi		iau	iou					
uai		uei							
an	on	en	ən	in	un	yn	aŋ	oŋ	uŋ
		ien					iaŋ	ioŋ	iuŋ
uan							naŋ		
		(yen)							
(uər)									

(1) m, ŋ, ŋ 是鼻音韻母，如 mɿ (不)，ŋɿ (表驚異的語詞)，ŋ↓ (五) 是。通常標寫這一類的韻母，總還要在下面加一小直，表示「成音節」(syllabic)。不過我覺得那是不必要的。這一類的韻母既不跟任何聲母相配，也沒有在前面加介音或在後面加韻尾的。他們的前後都是語音的空隙 (pause)，那不是自然而然的「成音節」的表現嗎？

(2) 單元音韻母 l, i, u, a, o, o 在 7, 4, ↓, ∨ 四調跟在 ↓, 7 (短) 兩調可以聽出音色顯然不同。他們差不多是一致的在後兩調比較鬆，而且後面多帶緊喉作用。

7, 4, ↓, ∨

↓, 7 (短)

1 如北平「資」或「知」的韻母。或 如北平「兒」音，後面再加緊喉作

前或後，但無辨字作用。

用。(1)

i 如北平「衣」，或英語 cat 的元音。

如蘇州「噠」，或英語 it 的元音加緊喉作用。

u 如北平「烏」而略帶唇齒作用。

如英語 book 的元音加緊喉作用。

a 如北平「巴」的韻母。

如英語 hat 的元音加緊喉作用。

o 如成都「鍋」的韻母。

如成都「哥」的韻母加緊喉作用。

o 如成都「宅」的韻母。

如蘇州「哀」加緊喉作用。

音色的不同跟聲調的不同完全平行，所以無須分用兩種符號。(不過在 ㄣ, ㄥ (短) 兩調我又爲別的原因把代表緊喉作用的〔ʔ〕號都保留了。看下文 90 頁)

(3) 凡用這幾個元音加介音 i, u, 或(y)的韻母，音讀跟上述的情形完全一樣。

(4) 用 y 作韻母的字極少，而且多是姓，如 nyㄣ (呂) ɣyㄣ (許)等。我覺得他們都是借字。用 y 作介音的 ye, yen 兩韻詞。

(5) 複元音韻母與帶鼻音尾的韻母都只有 ㄋ, ㄌ, ㄎ, ㄍ 四個調，可是他們的主要元音在聽覺上都比這幾個調的單元音韻母鬆而近似 ㄣ, ㄥ (短)兩調的單元音。

(6) 複元音韻母的韻尾 i 與 u 也比單元音韻母鬆，並且 u 不帶唇齒作用。

(7) ioi 韻只有 ɲaiㄣ (艾)，tsɔiㄣ (脆)兩字的又音作 ɲioiㄣ 與 tɕioiㄣ。

(8) yn 韻字不跟 y, yo, yen 三韻似的都有借字的可能。

(9) uer 音只有 nauㄣ kuərㄋ (「老官兒」姘夫之意)的 kuərㄋ 一字，從「老」的聲調可知是借字。

(10) 介音 i 在 o, u 兩元音前略有圓唇的傾向。

(11) 介音 u 不像單元音韻母似的帶唇齒作用。

(12) en 韻只有 voŋㄣ senㄋ (黃鱔)的 senㄋ 一字。從歷史方面看，這個字的音韻地位是很特別的。

(13) 如果沒有上述 senㄋ 字，我們很可以把 en 韻母改寫作〔en〕，因爲他只有 ts, ts' ɣ 三聲母的字，恰跟現在的 on 韻一體，而且從歷史方面看，en 韻字跟--

(1) 北平的「兒」音通常稱作「捲舌韻母」。其實他是舌尖中元音，「資」或「知」的韻母是舌尖高元音。

部分的 ion 韻字確是淵源很深的。

(14) 如照上面 (13 條) 所述 en 可以改作 [en] 了，而 uər 韻又只有一個借字 (9 條)，那麼 ou, ieu 也不妨改作 [ou, iou]。因為那樣便可以把 e 元音整個的省去。

(15) ou 韻只有 ts, ts', s 三聲母的字，ieu 韻恰好沒有這一套聲母，從這一點看，似乎把他們合併成一個韻母是可以的，不過我覺得同時也有別的不便。假使說都寫作 ou 吧，無介音 i 的韻母照例不與 t, t', n, s 配，因此「九」作 [t'au] 或「牛」作 [n'au] 就跟「叫」作 tiau 或「弱」作 nio² 不一致了。(1) 而且「油」中古音作 iu，今如作 [eu] 而不作 iou，解說起來也不免牽強。如全寫作 ieu 呢，這兒 i 介音照例不與 ts, ts', s 配，把「周」寫作 tsieu¹，「醜」寫作 ts'ieu¹，「手」寫作 siou¹ 需要特別解釋事小，不合音韻結構卻很要緊，所以我還是把他們先分着，等知道的方言多了再作區處。

(16) ieu 只有 ɿ, ʌ, ɹ, ɿ 四個調，而 iu 只有 ɿ, ɿ (短) 兩個調，似乎他們也可以合併了。我把他們分開是顧到一點歷史與其他方言的關係。複元音韻母不包括入聲字是這一類方言的一致情形。在這兒，如把 niu² (肉) 改寫作 [niu²ɿ]，自然是不合適的。如果把 t'ieu¹ (頭)，ɣiou¹ (綉) 等字改寫作 [t'iu¹ɿ] 或 [ɣiu¹ɿ] 呢，從來源方面看，又跟 tsau¹ (晝) səu¹ (收) 等字成了人爲的脫節了。

(17) ɿ 與 i 以及 e 與 ie 兩韻的關係跟上述 ou, ieu 兩韻的關係 (看 15 條) 一樣，en (或如 13 條所述換爲 en) 與 ien 也相同。

(18) un, yu 兩韻的字跟官話方言大致相同，如「棍」kun¹，「雲」yn¹ 是，通常標寫這一類的字，有加 [ə] 號作 [uən] 或 [yən] 的。那樣也有好處，同時也有壞處，(2) 因為這兒的 [ə] 有可以省略的餘地 (14 條)，我就索性不用了。

三、聲調——標寫聲調，本篇用了六個符號。

(1) ɿ——高平，尾略升，很像一般四川話的陰平調。tan¹ (單)，ts'o¹

(1) 跟 iau 韻相配的 au 韻，跟 io 相配的 o 韻，以及其他如 aŋ:ian 與 oŋ: ion 等都不似這兩韻可以互補，所以絕對無法併。而且我覺得在 t 系聲母後加寫 i 介音在漢語是一種便利。

(2) 這個問題牽涉過廣，不能在這裏詳說。

(坐)，man¹ (卯)等字屬此，

(2) ˩——低升，像一般四川話的去聲調或南京話的陽平調，如 t'ui˩ (同)，nu˩ (爐)是。

(3) ˨——低降，像一般四川話的陽平調，如 tso˩ (左)，ni˩ (李)，fan˩ (飯) mian˩ (命)是。

(4) ˨˨——高降，如蘇州的上聲調，koi˨ (蓋)，mien˨ (面)等字屬此。官話中有些詞，如「已經」之類的，在這種方言裏通常很少用。但如偶然用到，有些上聲總是以普通四川話的上聲調(中降)出現。在我們聽來，他們是不同於這個方言的任何一個調。問到說話的本人，他卻告訴你「已」跟「願意」的「意」i˨ 同音，可見中降調與高降調在這兒是沒有辨字作用的。

(5) ˨˨˨——短中降調，如蘇州的陰入調，t'i˨˨˨ (七)，ɳiu˨˨˨ (肉)等字屬此。這個符號本來應當寫作〔˨〕才合適，只因書寫與印刷上表現音調高低的部分太短了不容易清楚，所以改用普通的中降調號，而借韻母上本來可以省掉的〔˨〕號表示短。其實這兒又別無足以跟這類字衝突的中降調字，〔˨〕號還是可以不用。不過為跟下面所說的那一類字一致，我覺得省掉他反不合適。

(6) ˨˨˨——短高平調，如 su˨˨˨ (熟)，ni˨˨˨ (立)是。這個符號本來要寫作〔˨〕才好。因與我們已有的高平調號易混，才改作這個樣子。索性用高平號而借韻母上可以省的〔˨〕加在前面，以示與那個高平調實有不同。

我們研究方言，對於各地的聲調，除去敘述他們的音調高低之外，一向還依「平，上，去，入」與「陰，陽」的觀念。給各個調分加類名，以便稱述。在這兒：

˩ 調可以稱作「陰平」	˩ 調可以稱作「陽平」
˩ 調可以稱作「上聲」	˩ 調可以稱作「去聲」
˨˨˨ 調可以稱作「陰入」	˨˨˨ 調可以稱作「陽入」

這種稱呼法以及他的道理，趙元任先生在「漢語的字調與語調」一文中有詳細的說明。(1)

(1) 原文名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本2分。

四、字音的連讀變化——上面各項符號是完全照單字音⁽¹⁾訂的。拿他做出發點來觀察這個的語句，我們還要注意以下各項現象。

(1) 一些鼻音聲母字與單鼻音韻母字給與他們後面的字的影響——這一項所指的是：

(A) 一件事情還沒有發生，在國語是說「沒有」如何，涼水井人則有時說 $m\lambda \eta ien\lambda$ 如何，有時說 $m\lambda \text{t}ien\lambda$ 如何，如

$\eta ai\lambda m\lambda \eta ien\lambda$ (或 $\text{t}ien\lambda$) $s\text{t}^2\eta fan\lambda$ (我沒有吃飯)

我問發音人用 $n\lambda \eta ien\lambda$ 跟用 $m\lambda \text{t}ien\lambda$ 有什麼分別。回答是：「完全一樣的，本來應該說作 $m\lambda \text{t}ien\lambda$ (即「不曾」)，不過容易錯作 $m\lambda \eta ien\lambda$ 就是了」。在我們看，這不是「錯」，實際當是 $\text{t}ien\lambda$ 字的聲母容易受 $m\lambda$ 的影響變作原部位(舌面)的鼻音 η ，即所謂「同化作用」(assimilation)是。

(B) 「我們」在這個方言裏是說作 $\eta ai\lambda nien\eta$ ，「你們」是 $\eta i\lambda nien\eta$ ，「他們」則是 $\text{t}i\lambda tien\eta$ 。由上面的例，我們也可以假定 $tien\eta$ 與 $nien\eta$ 並不是語法上因人稱不同而有的形式變化，⁽²⁾ 不過是 $\eta ai\lambda$ 與 $\eta i\lambda$ 都是鼻音字，把 $tien\eta$ 同化作 $nien\eta$ 而已。⁽³⁾

(2) $\eta ai\lambda$, $\eta i\lambda$, $\text{t}i\lambda$ 三字所受後面的字的影響——這三個字的後面如加個助詞 $kio^2\lambda$ (的)，則聲調全由低升變作高平，同時 $\eta ai\lambda$ 的韻母也由 ai 變作 a 。

$\eta a\eta kie^2\lambda$ (我的) $\eta i\eta kie^2\lambda$ (你的) $\text{t}i\eta kie^2\lambda$ (他的)

如果把 $kio^2\lambda$ 換作一個別的陰入調的字或上聲字(如 $\text{pion}\lambda$ 「想」)，也會有同樣的情形出現，不過不那麼一致，他們是否與「成詞」，「不成詞」或別的語法範疇有關，就所得材料中我還看不出條理來。又有一個單獨的例子，即

$\eta a\eta xa\eta son\eta$ (我的下身)

$xa\eta$ 是陰平調字，不與上述同。是不是這句話裏省去了一個 $kio^2\lambda$ (的)而仍有作用呢？

(1) 此所謂「單字音」是指「前言」中所謂語音元素的音而言。在漢語，他們大體相當於一個方地方字所代表的音，所以也可以這樣稱呼。

(2) 其他也實在別無跡象可以如此解說。

(3) 反過來說 $nien\eta$ 被 $\text{t}i\lambda$ 同化作 $tien\eta$ 也未嘗不可，只是不如這麼說有旁證。

(3) *ni* (不) 常跟 *xie* (是) 合併作 *mie*，又常跟 *oi* (要) 合併作 *moi* 而用另一個聲調。這是跟國語「不用」常作 *puŋ* 或蘇州話「弗會」常作 *fən* 一類的現象。

關於以上的現象，一因說話的本人已經覺得是「換了字」，⁽¹⁾ 二因他們或許會牽涉到語法方面而現在不能解決，在記音正文裏，我都暫時採取聽到什麼寫什麼的辦法，留待以後材料多了，有了最適當的解釋再作區處。

除此之外，如：

(4) 高平調字的前面如遇高降調則變半高平調；

(5) 低升調字在短中降調之後變半低平調；

(6) 高降調在任何別的字之前總是降得很少而近似高平調；（但不與已有的陰平字混，因為陰平事實上是略帶升調性質的高平調。）

這一些則是說話的本人意識不到的，在辨字上也不起任何作用，現在只在這裏總提一句，標音正文一概不把他們表現出來。

五、句調——句調也是語音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同是若干字，同具一樣的語法結構，會因句調的不同而意義迥別，這是一般人都能體會得到的。但是在這兒，一因語言學上區辨句調的通則尚遠不如區辨字音那樣有把握，一因我觀察這個方言的時間也太短，就沒有能如理想的把必須分出的類型辨別出來。以下僅是幾個暫訂的符號。

(1) [.] ——用於若干字音之後，表示這以前的字音跟這以後的字音中間有相當時間的間歇 (pause)，在語法上兩方面自成一個單位。他可以說是所有句與句的區分的基本符號。

但是同時，我更把通常所謂表述性句子的句調當作各種句調的基本型。凡是這一種句子，我暫且不去追究句調的調值是怎麼的，都只用一個 [.] 號。換言之，[.] 是所有語句區分的符號，同時又兼作表述性句的句調符號。如：

ni faŋ p'a'ŋ. (李花白) *ŋai* soŋŋ kaiŋ. (我上街)

我更覺得語句的不同，並不是完全由句調來表現的。有些語詞——如國語的「嗎」，「吧」——就可以說是專門為分別語氣用的。如「你來」加「嗎」表問，加「吧」則

(1) 用我們的話說即是一個音變作別一個有辨字作用的音了。

表願望。有時語法上某種結構也有同樣的作用。如「你來」再加「不來」也表問。——有了他們，不管「你來」的調型還跟基本調型一樣不一樣，意義的不同已經得到充分的表達。在這種情形之下，調改不改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凡是這一種句，雖然他們不是表述性的句子了，仍然可以單用〔.〕號而無誤會的可能。涼水井話如：

sɿʔɿ vu'ɿ xaɿ ts'oɿ maɿ (到家裏坐囉！)

ʃinɿ sənɿ xaiɿ xauɿ mɿ xauɿ. (精神還好不好？)

(2)〔,〕——在這以前的字，音調如基本型，只是跟後面的字中間的間歇小得足以表示他們在語法上是有關聯的。我的記錄裏面有一句話可以充分表示〔,〕與上述〔.〕的不同。

ŋiɿ ʃin mɿ koɿ maɿ, ŋi'ɿ ŋi'ɿ ŋiɿ iaɿ ʃin piaɿ maɿ.

你 氣 不 過 的 話 日 日 你 也 去 跑 好 了

同是一個 maɿ，意義的不同是由〔,〕與〔.〕來決定的。

(3)〔,〕——用於字後，也是表示間歇，不過字調總比基本型加長一些，這是列舉某一些與前文或後文有同等關係的字用的。如：

tsɔŋɿ sanɿ, niɿ ʃin, vonɿ ŋɿ, ŋaiɿ tiəuɿ ŋinɿ tio'ɿ tauɿ. (張三，

李四，王五我都識識)

(4)〔!〕——一句話可以因為某部分的音調改得特別強而表示一種願望，那就在基本句號〔.〕的上面再加一直表現。如：

t'aŋɿ vaɿ! (聽話！) seɿ tsɿɿ sauɿ sɿʔɿ tienɿ! (小孩少吃點)！

(6)〔?〕——譬如有人告訴我他才二十歲而我不相信。我會把他的「二十歲」幾個字重複一遍，同時加一種高升的音調到末一個字上去，表示懷疑。標音時可以在後面加個〔?〕號為標識。這次短促的記音中，我沒有在發音人的自然的談話中發現這一種情況。事後問起來，他說他們的話裏也是有的，並且舉了幾個同樣的例。這種詢問的結果，價值如何我不敢說。現在姑且提出如是。

以上這些符號都是從文字上通行的「標點符號」中借來的。意思是相差不多，但是用法儘有不同。文字上的標點有濃厚的邏輯意味，而我們標音用的句調符號則是語言的音及其與意義的關係的表現。

附音韻表

	m	ɱ	ŋ	l	i
	ㄇ ㄇˊ ㄇˊˊ ㄇˊˊˊ	ㄇˊ ㄇˊˊ ㄇˊˊˊ ㄇˊˊˊˊ	ㄋ ㄋˊ ㄋˊˊ ㄋˊˊˊ	ㄌ ㄌˊ ㄌˊˊ ㄌˊˊˊ ㄌˊˊˊˊ ㄌˊˊˊˊˊ	ㄌ ㄌˊ ㄌˊˊ ㄌˊˊˊ ㄌˊˊˊˊ ㄌˊˊˊˊˊ
p					———
p'					———
m					———
f					
v					
t					———
t'					———
n					———
ts				———	
ts'				———	
s				———	
z					
ɬ					—(1)———
ɬ'					———
ɱ					———
ɸ					———(1)
k					(1)
k'					
ŋ					
x					
○	(1)	(1)	———		———

說明：

- (1) 聲韻調的系統依上文所述。
- (2) 字音以配錄所得為據。
- (3) [—]表示那個地位有字。
- (4) [(1)]或[(2)]表示那個地位只有一兩個地位特殊的字。